

促织

蒲松龄

宣德间，宫中尚促织之戏，岁征民间。此物故非西产；有华阴令欲媚上官，以一头进，试使斗而才，因责常供。令以责之里正。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，昂其直，居为奇货。里胥猾黠，假此科敛丁口，每责一头，辄倾数家之产。

邑有成名者，操童子业，久不售。为人迂讷，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，百计营谋不能脱。不终岁，薄产累尽。会征促织，成不敢敛户口，而又无所赔偿，忧闷欲死。妻曰：“死何裨益？不如自行搜觅，冀有万一之得。”成然之。早出暮归，提竹筒铜丝笼，于败堵丛草处，探石发穴，靡计不施，迄无济。即捕得三两头，又劣弱不中于款。宰严限追比，旬余，杖至百，两股间脓血流离，并虫亦不能行捉矣。转侧床头，惟思自尽。

时村中来一驼背巫，能以神卜。成妻具资诣问。见红女白婆，填塞门户。入其舍，则密室垂帘，帘外设香几。问者爇香于鼎，再拜。巫从旁望空代祝，唇吻翕辟，不知何词。各各竦立以听。少间，帘内掷一纸出，即道人意中事，无毫发爽。成妻纳钱案上，焚拜如前人。食顷，帘动，片纸抛落。拾视之，非字而画：中绘殿阁，类兰若。后小山下，怪石乱卧，针针丛棘，青麻头伏焉。旁一蟆，若将跳舞。展玩不可晓。然睹促织，隐中胸怀。折藏之，归以示成。

成反复自念，得无教我猎虫所耶？细瞻景状，与村东大佛阁真逼似。乃强起扶杖，执图诣寺后，有古陵蔚起。循陵而走，见蹲石鳞鳞，俨然类画。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，似寻针芥。而心目耳力俱穷，绝无踪影。冥搜未已，一癞头蟆猝然跃去。成益愕，急逐趁之，蟆入草间。蹊迹披求，见有虫伏棘根。遽扑之，入石穴中。搃以尖草，不出；以筒水灌之，始出，状极俊健。逐而得之。审视，巨身修尾，青项金翅。大喜，笼归，举家庆贺，虽连城拱璧不啻也。上于盆而养之，蟹白栗黄，备极护爱，留待限期，以塞官责。

成有子九岁，窥父不在，窃发盆。虫跃掷径出，迅不可捉。及扑入手，已股落腹裂，斯须就毙。儿惧，啼告母。母闻之，面色灰死，大骂曰：“业根，死期至矣！而翁归，自与汝覆算耳！”儿涕而去。

未几，成归，闻妻言，如**被**冰雪。怒**索**儿，儿渺然不知所往。**既**得其尸于井，因而化怒为悲，**抢**呼欲绝。夫妻**向隅**，茅舍无烟，相对默然，不复**聊赖**。日将暮，取儿**藁葬**。近抚之，气息**惓然**。喜置榻上，半夜复苏。夫妻心稍慰，但蟋蟀笼虚，**顾**之则气断声吞，亦不敢复究儿。自昏达曙，目不交睫。东曦既驾，僵卧**长愁**。忽闻门外虫鸣，惊起**覘**视，虫**宛然**尚在。喜而捕之，一鸣**辄**跃去，行且速。**覆**之以掌，虚若无物；手**裁**举，则又**超忽**而跃。急**趁**之，折过墙隅，迷其所往。徘徊四顾，见虫伏壁上。**审谛**之，短小，黑赤色，顿非前物。成以其小，**劣**之。惟**彷徨**瞻**顾**，寻所逐者。壁上小虫忽跃落衿袖间。视之，形若土狗，梅花翅，方首，长**胫**，意似良。喜而收之。将献公堂，**惴惴**恐不当意，思试之斗以**覘**之。

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，自名“蟹壳青”，日与子弟**角**，无不胜。欲居之以为利，而**高**其直，亦无**售**者。**径造**庐访成，视成所蓄，掩口**胡卢**而笑。因出己虫，纳比笼中。成视之，庞然修伟，自增**惭怍**，不敢与较。少年**固强**之。**顾**念蓄劣物终无所用，不如拼博一笑，因合纳斗盆。小虫伏不动，**蠢若木鸡**。少年又大笑。试以猪鬣毛**撩**拨虫须，仍不动。少年又笑。屡撩之，虫暴怒，直奔，遂相腾击，振奋作声。**俄**见小虫跃起，张尾伸须，直**齧**敌**领**。少年大**骇**，解令休止。虫**翘**然**矜**鸣，似报主知。成大喜。**方**共瞻玩，一鸡**瞥**来，**径进**以啄。成**骇立****愕**呼。幸啄不**中**，虫跃去尺有咫。鸡健进，逐逼之，虫已在爪下矣。成仓猝莫知所救，**顿足**失色。**旋**见鸡伸颈摆扑，**临**视，则虫**集**冠上，力叮不释。成**益**惊喜，**掇**置笼中。

翼日进**宰**，宰见其小，怒**诮**成。成述其**异**，宰不信。试与他虫斗，虫尽**靡**。又试之鸡，果如成言。乃赏成，献**诸**抚军。抚军大悦，以金笼**进上**，细**疏**其能。**既**入宫中，**举**天下所贡蝴蝶、螳螂、油利挾、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，无**出其右**者。每闻琴瑟之声，则**应**节而舞。**益奇**之。**上**大嘉悦，**诏**赐抚臣名马衣缎。抚军不忘所自，无何，宰以卓异**闻**，宰悦，免成役。又嘱学使**俾**入**邑庠**。后岁余，成子精神复旧，自言身化促织，轻捷善斗，今**始**苏耳。抚军亦厚**贻**成。不数岁，田百**顷**，楼阁万**椽**，牛羊蹄**躐**各千计；一出门，裘马**过**世家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天子偶用一物，未必不过此已忘；而奉行者^{wéi}即为定例。加以官^{nùè}贪吏虐，民^{gèng}日^{kuī}贴^{kuī}妇卖儿，更无休止。故天子一^{wéi}跬^{zhèng}步，皆关民命，不可忽也。独是成氏子以^{dù}蠹^{wéi}贫，以促织富，裘马扬扬。当其为里^{zhèng}正、受^{wéi}扑^{zhèng}责时，岂^{wéi}意^{zhèng}其至此哉？天将以^{zhǎng}酬^{zhǎng}长^{yīn}厚者，遂使抚臣、令尹，并受促织^{yīn}恩荫。闻之：一人飞升，^{fú}仙^{fú}及鸡犬。信^{fú}夫！”

【参考译文】

蟋蟀

（明朝）宣德年间，皇宫中^喜好斗蟋蟀的游戏，^每年^{（向）}民间征收（蟋蟀）。这东西^本来^不是陕西的特产；有个华阴县县令想要^讨好^上司，^进奉^一头蟋蟀，试着让（它）斗竟^勇猛^善斗，^于是（朝廷）^责令（当地以蟋蟀）作为固定的贡奉项目。县令把进贡的差事派给里长。市井中^游手^好闲、^不务^正业的^年轻^人捉到好的蟋蟀就放在笼子里养着，^抬高^它的^价钱，^储存^起来，当作稀奇的货物（等待高价）。管理乡里事务的^小吏^狡猾^奸诈，^借此^{（向）}^百姓^摊派（进贡蟋蟀的有关费用），每^责求^一头（蟋蟀），^就倾^尽好^几户^人家的^财产。

县里有个叫成名的人，正在读书，准备考秀才，很多年没有考上。（他）为人迂拙而又不善于言辞，就被狡猾的乡吏上报（到县里）充当里正一职，想尽办法还是摆脱不掉。不到^一年，微薄的家产逐渐耗尽。^适逢^征收^蟋蟀，成名不敢勒索^百姓，但又没有抵偿的钱，忧愁烦闷，想要寻死。（他）妻子说：“死了有什么^益处呢？不如自己去寻觅，^希望^有万^分之^一找到的可能。”成名^认为^她说^的对。（于是他）早出晚归，提着竹筒铜丝笼，在^残破^的墙^垣或杂草丛生的地方，勘探石隙，发掘洞穴，什么办法都^用上了，^最终^{（也）}没有^成功。即使捉到三两只，也是品相差、个头小不^符合^规格。县令^严定^期限，^按期^查验^追逼，^十多^天的时间，（成名）^被打^了上^百板^子，两条^大腿^脓血^淋漓，连蟋蟀也不能去捉了。（他）^{（在）}床上^辗转^反侧，只想寻死。

^这时^村中^来了一个^驼背^神巫，能够^凭借^神力^占卜。成名的妻子^准备^好钱^财^前去^询问。只见^红装^的少女、^白发^的老婆^婆^堵住^门口。（成名的妻子）进入屋里，密室里拉着帘子，帘外摆着香案。求卜的人^点燃^香，插入香炉，^拜两^拜。神巫在旁边望着空中替（求卜的人）^祷告，^嘴唇^开合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（求卜的人）^每个^都恭^敬地站着听。^一会^儿，从帘子里面扔出一张纸，^就说^出人们心中想的事，没有丝毫^差失。成名的妻子把钱放在案子上，^像前^边的人^一样^烧香^跪拜。^一顿^饭的^工夫，帘子动了，一片纸抛落下来。（成名的妻子）^捡起来^看，^不是^字，^而是（一幅）画：当中绘有楼阁，像^寺庙。后面的小山下，横着（一些）奇形怪状的石头，（长着）一丛丛尖锐如针的荆棘，（一只）“青麻头”^趴在^那里。旁边一只蛤蟆，似乎将要跳起来的样子。（成名的妻子）把看了一阵不知道（什么意思）。然而看到（画着）蟋蟀，与心事^暗合。就把纸片折叠起来收好，回家^给成名^看。

成名反复思量，^莫非^是指示我捉蟋蟀的^地方吗？细看图中景致，和村东头大佛阁的^确非^常相似。（成名）就勉强扶着手杖起来，拿着图^到寺庙后面，有古墓^草木^茂盛而隆起。（他）沿着古墓前行，看见蹲踞着的（一块块）石头像鱼鳞般排列，^很像^画中的^图景。（他）于是在^野草中侧耳听^慢慢^走，像在寻找（一根）针或（一株）^小草。然而心力视力听力都^用尽了，一点儿也没有（蟋蟀的）踪迹

和声响。(成名) **尽力搜索不停止**, 突然有一只癞蛤蟆跳着 **离开**。成名 **更加惊讶**, 急忙 **追赶**它, (那只) 癞蛤蟆遁入草里。(成名) 跟随 (癞蛤蟆的) 踪迹, 拨开 (丛草) 寻求, 只见有一只蟋蟀趴在荆棘的根下。(成名) 急忙扑过去抓, (蟋蟀) 却逃到石窟里。(成名) 用草尖轻轻拨动, (蟋蟀) 不出来; (成名) 用竹筒里的水浇灌, (蟋蟀) **才**出来, 状貌极为俊美强健。(成名) 追赶着抓到了。**仔细**察看, 个头大, 尾巴 **长**, 青色的脖颈, 金色的翅膀。(成名) 十分高兴, (将它) 装在笼子里带回家, **全家庆贺**, **即使**价值连城的宝玉 (也) **比不上** (它)。(成名) 将它养在盆子里, 用精美的饲料喂养起来, 爱护到了极致, 留着等到进贡的日期, 拿 (它) **充抵**官差。

成名有个儿子九岁, 看他父亲不在家, **偷偷打开**盆子。蟋蟀 **迅速跳跃**出来, 快得来不及捕捉。等抓到手, 已经 **大腿**掉落, 肚子破裂, **一会儿**就死了。孩子害怕, 哭着告诉 (他) 母亲。母亲听了, 面如死灰, 大骂说: “惹祸的东西, (你的) 死期到了! **你**父亲回来, 自然会跟你算账的!” 孩子哭着跑了出去。

不久, 成名回来, 听到妻子的话, (全身) 好像 **覆盖**了 (一层) 冰雪。(成名) 怒气冲冲地 **寻找**儿子, 儿子无影无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**已经在井里发现儿子的尸体**, 于是怒气化为悲哀, (头) **撞** (地), (口) 呼 (天), (十分悲痛,) 几乎要绝命。夫妻 **面对着墙角** (哭泣), 茅屋里没有炊烟, (夫妻) 默然相对, 不再有什么 **指望**。天要黑了, (夫妻俩) **用草席裹着**儿子的 **尸体埋葬**。靠近一摸, (儿子) 还有 (一丝) 微弱的气息。(夫妻俩) 高兴地把儿子放在床上, (儿子) 半夜苏醒过来。夫妻二人的心稍稍宽慰, 但装蟋蟀的笼子已经空了, **看着**空空的笼子, (极度悲伤,) 出不来气, 说不出话, 也不敢再追究儿子 (的责任)。从晚上到天亮, 不能合眼 (睡觉)。太阳已经升起, 还直挺挺地卧在床上发愁。(成名) 忽然听到门外蟋蟀鸣叫, 惊起 **察看**, 蟋蟀 **仿佛还在**。(成名) 高兴地去抓, (蟋蟀) 叫一声 **就跑**掉了, 并且跑得很快。(成名) 用手掌去罩, (手心) 空空荡荡, 好像什么也没有; 手 **才**举起来, (蟋蟀) 就又轻快地高高跳起。(成名) 急忙 **追赶**, 转过墙角, 找不到蟋蟀跑到哪里了。徘徊四望, 见蟋蟀趴在墙上。**仔细**地看它, (身材) 短小, (颜色) 黑红, 绝非先前那一个。成名 **因**它 (个头) 小, **看不上**它。仍走来走去, 四处张望, 寻找追赶的那只。墙上的 (那只) 小蟋蟀忽然跳到 (成名的) 衣袖之间。(成名) 看它形状像蝼蛄, 梅花样翅膀, 方头, **长腿**, 看样子好像还不错。(成名) 高兴地收起它。准备献给官府, 惴惴不安恐怕不中官府之意, 想让蟋蟀试着斗一次, 看它怎么样。

村中有一个 **好事的少年**驯养着一只蟋蟀, 自己给它取名叫 “蟹壳青”, **天天**和伙伴 **争斗**, 没有不赢的。(他) 想留着 “蟹壳青” (当作稀奇的货物) 来牟取暴利, 便 **抬高** “蟹壳青” 的 **价格**, 但是也没有人 **买**。(这少年) **直接到** (成名) 家来找成名, 看到成名收藏的蟋蟀, 用手捂住嘴巴 (轻蔑地) 从喉咙发出笑声。接着取出他的蟋蟀, 放进比试的笼子里。成名一看, (对方那只蟋蟀身形) 庞大修长, 自己越发 **惭愧**, 不敢和 (他) 比试。少年 **坚持**要较量较量。(成名) 但想留着低劣的蟋蟀终究没什么用, 不如斗一斗博得一笑, 于是把两只蟋蟀放在 (一个) 斗盆中。(成名的) 小蟋蟀趴着不动, **像木头雕刻的鸡一样呆笨**。少年又大笑。试着用猪颈上的长毛撩拨小蟋蟀的触须, (小蟋蟀) 仍然不动。少年又笑。多次撩拨, 小蟋蟀暴怒, 径直前冲, 于是 (两只蟋蟀) 跳起来攻击, 振作有声。**一会儿**, 只见小蟋蟀跳起来, 张开尾巴, 伸开触须, 直接 **咬住**敌方的 **脖子**。少年 **大惊**, (把它们) 分开, 让 (它们) 停止搏击。(成名的小) 蟋蟀鼓起 (翅膀) **得意地**叫, 好像是在向主人报捷。成名非常高兴。**正在**一起赏玩蟋蟀, 一只鸡 **突然**跑来,

直接上前来啄（成名的蟋蟀）。成名吓得站在那里**惊呼**。幸亏没有啄到，蟋蟀跳开一尺多远。鸡又健步上前，追着逼迫蟋蟀，蟋蟀已经在（鸡的）爪子下面了。成名仓促之际不知道如何搭救，（着急地）**跺脚**，脸都变色了。**随即**看到鸡伸长脖子摇摆扑腾，走**近**了看，原来是蟋蟀**停**落在鸡冠上，用力咬着不放开。成名**更加**惊喜，（把蟋蟀）捡起来放到笼子里。

次日，（成名把蟋蟀）献给**县令**，县令见蟋蟀（身形）短小，怒斥成名。成名讲述了蟋蟀的**奇特本领**，县令不相信。试着和其他蟋蟀斗，所有的蟋蟀都被打败。又试着（与）鸡（斗），果然像成名说的那样。于是（县令）奖赏了成名，把蟋蟀献给了巡抚。巡抚特别高兴，用金笼子装着**献**给了**皇帝**，在公文上详细地**分条陈述**这只蟋蟀的本领。（蟋蟀）被送进宫后，用**全国**所进贡的“蝴蝶”“螳螂”“油利挞”“青丝额”等所有奇异的蟋蟀（与成名所进贡的蟋蟀）比斗，没有（一只）能**胜过**它的。（蟋蟀）每当听到琴瑟的声音，就应和着音乐节拍跳舞。（皇帝）**更加认为**这只蟋蟀**罕见**。**皇帝**大为高兴，下诏赐给巡抚好马和锦缎。巡抚不忘恩赐的由来，没多久，县令也以（才能）优异而上报，县令高兴，免除了成名（里正）的差役。又嘱咐提学让（他取中秀才，）进入县学。过了一年多，成名的儿子精神复原，说他自己化成了蟋蟀，动作轻快而善于搏斗，现在**才**苏醒过来。巡抚也**重赏**成名。没过几年，（成名）田地百顷，楼阁万间，牛羊数百头；每次出门，穿的皮衣和驾车的马都**超过**了世代做官的人家。

异史氏说：“皇帝偶尔用一件东西，未必不是用过就忘记了；然而奉命行事的人**就**定为惯例。加上官吏贪婪暴虐，百姓**天天抵押**妻子卖掉孩子，还是没完没了。所以皇帝的一举一动，都关系到百姓的生命，不可忽视啊。唯独**这个**成名因为胥吏（侵害）而贫穷，又因为（进贡）蟋蟀而富有，穿上名贵的裘衣，坐上豪华的马车，扬扬得意。当他做里正、受杖击责罚时，哪里会**料想到**（后来）有这种境遇呢？上天要用（这个）酬报老实忠厚的人，就连巡抚、县令也分享到蟋蟀的恩惠荫庇。听说：一个人升天，连他的鸡犬也**成仙**了。**的确**（是这样）啊！”